

東莞縣志卷五十七

人物略四

明三

劉存業

王縝

子宏久

姪孫鳳翎

趙璧

李鉞

尹縉

何孔忠

林韜

黃閱古

陳頊

陳恩

子越

超

赴

李埕

孫仁卿

王尙學

祁敏

鍾紹

余世盛

劉毅

祁敕

陳志敬

葉廷會

李一寧

父德修

兄一清

何瀚 子應和

何謙

尹嵩

周郁

盧金潤

李希說 父燦

鍾雲瑞 兄雲祥

張鵬 彭善

袁永德

梁文重 兄文瑞

謝邦信 父祐

蔡德進

吳預

鍾景星 弟景暘

袁郵

梁文賓 黃士英

蔡良

潘楫 子甲第

張鎰

劉存業字可久號簡菴采訪冊城北人早孤事母孝生而穎異善屬文

彭志未冠試於督學張習即以天下士奇之舉成化十九年鄉試第二

登宏治三年進士一甲第二人舊志載制問及廷對策云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凡天下之

民皆同胞一氣靡所不統故又曰大君之者有吾父母宗子宗民無一承不
母君主天下一盡責焉古之君治天下者莫盛於唐堯舜禹商湯之
得其所責子而治亦有不稱其蹟載經史可考而論之歟夫不自唐
責或盡或否而子之責無不稱其蹟載經史可考而論之歟夫不自唐
而治諸君宗子賢論有不能同者此固天地之漸降天衷其化育亦
要其治效之歟前賢有之相與歟明王膺天命之萬物參天地贊育亦
尙有可治之歟前賢有之相與歟明王膺天命之萬物參天地贊育亦
爲極至是宗子比隆古有之相與歟明王膺天命之萬物參天地贊育亦
孳思盡宗子比隆古有之相與歟明王膺天命之萬物參天地贊育亦
諸生飽經史以待生民全付灼然道之見其詳人著于篇全將觀焉對
策曰臣對臣聞上天生民全付灼然道之見其詳人著于篇全將觀焉對
一苟渙然各付於天衆而不渾然全責之綱維之身則散亂而君
也苟渙然各付於天衆而不渾然全責之綱維之身則散亂而君
無統汗漫而無歸立天之意也人君何自而成之任當斯道之責而
遂此非上而無所以立天之意也人君何自而成之任當斯道之責而
能彌綸造化之理重哉然以下一人之有一身不遂其生而責之何
以稱上天所付之理重哉然以下一人之有一身不遂其生而責之何
物而明王之其必力加勤道其爲心愈勞而其去道愈遠矣此唐虞三
代聖帝明王之其必力加勤道其爲心愈勞而其去道愈遠矣此唐虞三
大若守之而末者遠乎深而流自長成功與約而民物相
博所守者近而末者遠乎深而流自長成功與約而民物相
終始焉所謂簡而天法之理得而成功與約而民物相
後世若漢唐宋之君非無法度之立政令之理得而成功與約而民物相
身其於敬道之責何如哉洪惟皇慈帝陛下稟睿知而莫資撫有衍德合
奉天以敬道之責何如哉洪惟皇慈帝陛下稟睿知而莫資撫有衍德合

無疆普天率土莫不謳歌忻躍復覩鳳儀獸舞繼承治於今日也茲物者
萬幾之暇特進臣等以於廷降賜清問首詢儀由末君大究之行列之獻言於願
之道中曷足虞上揆淵衷然漢唐一宋治否茅之得與子復大夫乾元萬物
臣愚謏下敢不吐露肝膽以陳一資生母之愚也臣竊惟大哉然中處
資始父之下道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母之愚也臣竊惟大哉然中處
天之地執之非塞天吾地其體子抑地之孰不具斯道性身乎然天之體也
予中之以宗子而歟既曰使天之由之宗子也則豈徒貴之以大君焉大君
乎海之祿而己哉蓋必天地之民以物之明主而資斯道之以純粹寄之質
身矣天是討典與奪之叙而情民之生者未禮曰主之資而庸之責全粹寄
刑也天討典與奪之叙而情民之生者未禮曰主之資而庸之責全粹寄
教也大乎地宗子所繼承父物君之主以曲成之視天於此乎民皆宗子同
亦而凡疲癯殘疾乎故獨寡養之有兄弟以之連生無教之有也方疴疾其
氣者不切於吾身乎故必思養之有兄弟以之連生無教之有也方疴疾其
何使天無下爲一家中求爲天一地人惟肖後斯道且之責無不盡而宗稱
性以使無負也然則國爲天一人地惟肖後斯道且之責無不盡而宗稱
子以主存心維乎斯道也哉臣嘗質諸經訂有諸史而考愛有往古利矣之
哉帝堯主存心維乎斯道也哉臣嘗質諸經訂有諸史而考愛有往古利矣之
教其遜宗子之命稷可播百穀而蒸民乃萬粒其教民也命契敷百世而
品克遜宗子之命稷可播百穀而蒸民乃萬粒其教民也命契敷百世而
稱至治者必歸焉徹至制雖三代異其取之政什一則不異教而民貢之殷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至制雖三代異其取之政什一則不異教而民貢之殷

亦武	全位	體能	炯體	無以	具降	之至	力醕	如於	外廣	學議	有商	其學
有其	體育	用不	然也	寂育	於爾	行於	之厚	古教	舍文	之其	代之	所曰
以聰	是參	亦固	而虛	滅萬	人殊	均漢	何縱	之民	內館	典見	田式	以東
復明	道贊	隨於	不靈	之物	心也	一唐	有囚	出也	舍書	有於	之九	明序
其之	而之	之氣	昏知	謂可	之存	代宋	則來	作然	上學	宗制	圍人	西序
德質	無功	而而	則覺	也蓋	微乎	天諸	未歸	息治	舍之	戚度	唐成	倫序
性固	媿哉	昏又	靜感	嘗天	而其	而君	也道	耕效	以類	受政	有周	則殷
聰已	觀古	且亂	而而	求地	散君	理均	是學	田之	進其	學令	口之	同宗
明不	能執	人焉	不通	諸可	於道	也乾	於稱	鑿著	等臣	美間	世海	子曰
之本	如中	君是	體道	吾以	日用	然父	宗求	井雖	其民	唐者	業永	之左
然堯	精一	唐一	欲則	全也	驗育	爲如	效而	猶人	有弘	不租	良有	責學
而舜	之堯	身則	動惟	之矣	是吾	之耳	爲不	皆君	制宋	文可	庸有	可學
體之	傳虞	一將	而其	矣思	儒之	且夫	天之	無子	度有	館謂	調以	謂周
是至	惟堯	氣所	道於	慮之	所發	要其	如子	歎比	政太	太無	法也	盡之
道惟	堯舜	將爲	之中	未發	謂道	極者	此何	焉屋	令學	之於	宋有	故曰
之能	可生	而將	用者	常行	一真	道而	可於	夫可	宗之	類養	經厥	有東
全學	見而	知無	無不	肅然	自存	端之	地性	封而	間學	以民	後之	虞虞
以而	矣知	若安	何所	蔽而	道夫	不亂	之虛	唐而	者武	處也	漢有	庫名
造知	之夫	夏而	禹行	有商	故周	能謂	之	黎庶	亦學	王屬	有均	租之
乎之	利夏	禹行	商之	所道	謂之	不亂	之	黎庶	不口	分其	貴登	田之
堯舜	而禹	商之	故周	能謂	之	不亂	之	黎庶	可謂	流有	文有	之詔
之行	湯故	周能	謂之	不亂	之	不亂	之	黎庶	無意	有文	之詔	有同
域之	故周	能謂	之	不亂	之	不亂	之	黎庶	無意	有文	之詔	有同
觀故	周能	謂之	不亂	之	不亂	之	不亂	黎庶	無意	有文	之詔	有同

禹之安止湯之建武之建極亦可見矣孔子所謂及時成就功而一終也
漢唐以以下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斯是以隨道又理不免蔽
不得以與夫帝王盛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用力於此所謂實之原
於老子之緣無礙達而不知有善惡之幾若漢之文帝唐之
動則以應仁宗亦謂一代之賢君也而皆不免乎此賢者如唐
太宗宋之仁宗亦謂一代之賢君也而皆不免乎此賢者如唐
可知矣是日內外剛毅究其爲中正口區區天制言心代之工身亦
何益於治哉陛下聽明而仁恕剛毅究其爲中正口區區天制言心代之工身亦
策天事於帝王致治之道上付聖託而重固而已又身欲得其行之矣制
臣恭仰聖德巍巍蕩蕩未可以此有聖加矣夫復何言竊意聖人之心無
窮道已至矣而猶蕩蕩未可以此有聖加矣夫復何言竊意聖人之心無
也所謂靜而不知所以養之則道有所不戒慎而無以爲應酬本然已
具人動而不知所以養之則道有所不戒慎而無以爲應酬本然已
之主動而不知所以養之則道有所不戒慎而無以爲應酬本然已
用一毫之偏倚密而守之常不失焉猶於隱微獨不違焉夫至靜之
無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毫之差謬而行幽獨之際而謹其善惡
之中無所偏倚達道以行致其中而大之本以立應於物者無妄思
以致其所和而達道以行致其中而大之本以立應於物者無妄思
爲之用莫非躬實踐之妄動推之以養民也莫非國之精神無妄思
教民也莫非躬實踐之妄動推之以養民也莫非國之精神無妄思
下則天爲一家無餘遂其飽煖衣之願此乎一人充塞於天地間
仁摩義之下爲是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乎道聖輔人成天
中驩而可以與天地並立爲三矣是易曰后以乎裁成天地乎

之宜以左右民書曰惟其克相上帝禮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此所謂
也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臣前所
所操者約而該博守者近而所及者遠又聞之易曰天行健於
此人君繼天而事盡於此矣陛下經筵講求至理臣又聞之
君子以自強不息慎獨之說固已習聞之矣然進銳退速亦人
儒之蘊於戒懼之深戒者也設若敬一則豈所謂自強不息之
而古先聖王之勤惰之靡常也暴寒之不畏則豈所謂自強不
而侈泰隨道之功哉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周公成
何以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召公之誥曰鳴呼哀哉周公成
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召公之誥曰鳴呼哀哉周公成
之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蓋無時無處而弗敬伊周召公皆
一口此臣之所以懇爲終篇獻也伏願陛下而法剛健之德致不
誠一曰二日而此心之戒慎不怠以爲終篇獻也伏願陛下而法
之戒慎不怠以爲終篇獻也伏願陛下而法剛健之德致不
若湯之日新若武之肅將若元氣之運行而四時之流通則始
心始終此治矣伏惟陛下留神採納則天下幸甚千瀆天威不勝戰
慄臣授翰林院編修沙袁堯簡充經筵官張彗星見天津奉詔上時事
謹對

多所嘉納

沙袁堯堯集

六年疏乞歸養時功令非厯官六載不得請孝宗特

沙袁堯堯集

詔許焉十年以母命趨朝踰年復乞歸不許乃上疏言臣父早背祿

養弗逮今臣母年踰七袞夕照西飛臣前勉來留妻侍養近聞妻逝
菽水誰將臣一念至不覺五內摧裂夫聖恩猶可再酬母命不能復

續顧盼闕廷紅日之瞻雖切盱衡嶺表白雲之慕轉深奏上孝宗改

容許之武宗即位趣赴闕復充經筵官彭志與修孝宗實錄有金帛之

賜正德元年五月孝宗小祥遣恭祀山陵歸而病作男謨方八歲在

侍遺命以實錄未完母恩未報殊歉歉言訖而逝從弟廩生存禮檢

其橐中金索然幾無以為喪時年四十七士論惜之袁堯沙集存業美髯

髯豁達無坊畛為文執筆立就不事雕琢而雕琢者不能過謙退如

始學之士未嘗以一第驕人為李東陽梁儲湛若水所重里居時藩

臬行部至邑必先造請人有以草洲魚鹽之利獻者拒弗受周志嘗編

輯邑志取舍甚嚴時稱古之遺直彭志袁昌祚嘗為作採諡傳張志載

曰先生蓋為忠孝而不幸也薄於資生而厚於求志自及第迄今十

有七年而在官僅六載遑遑乎嬰兒之慕膝下遣之去而復來非為

孝能若是乎臨絕命左右必為吾沐浴吾將

入朝云云忠君之念至於死且不忘也如此

王縝字文哲明志厚街人格之子也為人敦重寡言笑成化二十二年

舉于鄉

張志

登宏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劾三邊總制

王越附汪直李廣不可復玷節鉞明史○按明史王越傳宏治十年

當在疏內修外攘十二事曰定國本明賞罰廣儲積寬民力恤軍氏

嚴號令時訓練重兵權責主將收人心舉才能勵忠直其舉才能則

謂致仕之秦紘許進可用之邊方樊瑩舒清可用之撫治其勵忠直

則謂林廷玉胡獻魯昂王雄皆以言去宜量起用舊志載疏云臣惟

今日而中國之憂亦莫甚於今日何也蓋自祖宗創業以來天變地

震災異迭出未有如今日者也今日者何也蓋自祖宗創業以來天變地

也各邊將帥職業多廢百有姓艱難海內窮困亦未有如今日者

如今日者將帥職業多廢百有姓艱難海內窮困亦未有如今日者

臣觀之今日之事非但可為流涕可為寒心而己若不乘此機痛

加整頓臣恐天下大事將不可為流涕可為寒心而己若不乘此機痛

下之聖明諸臣區區議廟廊之誠有上不必有定見但愚臣以兵為官

為職之聖明諸臣區區議廟廊之誠有上不必有定見但愚臣以兵為官

分一味之死少助也聽伏望陛下加意睿覽之儻大實可采在俯賜施行則亦萬

志不立則因循苟且不專為姑息之政上之蒙蔽專獻太平之說以往

至事急而後為之圖亦晚乎今日之政上之蒙蔽專獻太平之說以往

祖宗付托為甚重以方安民勢為甚危勵精立志斷然以端本澄源

為首務側身為重以方安民勢為甚危勵精立志斷然以端本澄源

一切罷止每日視朝以必勤必早然每遇大事必召大臣齋醮無益之

自裁決罷止每日視朝以必勤必早然每遇大事必召大臣齋醮無益之

東莞縣志卷五十七

夷虜至矣可卻矣後追悔則專事於皮望聖之末往來於紙筆之間而有可罰憂
者至矣可卻矣後追悔則專事於皮望聖之末往來於紙筆之間而有可罰憂
不之服人衆心猶不輓軌則威令不行車轡日勒之弊所以常濫罰則輕何人
勸乞人恩奏討者盡行除革勅吏邊兵二部奇功凡文武官員但係軍民奉
及人等一體不次陞用仍乞勅有司將大同等處失機誤事官員留意以
軍法等從事不待秋後處決則賞罰明而人心振矣伏望聖明官留意以
曰廣儲積以臣聞金城湯池帶甲百萬非粟不能守訪得大商開糧
草甚少兼以地荒落赤地千里人心惶惶危不自保雖有招商開糧
中鹽引而客商亦多銳意至圖勢乞將此去冬入倉銀兩急撥數萬
變通之法伏望商下銳意至圖勢乞將此去冬入倉銀兩急撥數萬
轉送大同等處濟急用草馬正知將臣下所奏項冗官俸糧柴薪銀
兩通運邊方以備四民窮甚矣而臣聞畿內又爲尤甚如蒙乞外
邊儲少充戰守有民困窮甚矣而臣聞畿內又爲尤甚如蒙乞外
侮亦不足憂今日之民困窮甚矣而臣聞畿內又爲尤甚如蒙乞外
該部先將前年等物計辦課及錢計供應逐一成清查自後樂宣
德正統以前每年某物計辦課及錢計供應逐一成清查自後樂宣
今日某年加派某物若干年加征某錢若干務要明白開欸具奏
以少蘇國脈益壯五恤軍士下巡撫巡按錢若自兵者與士卒同甘苦
困曰巡撫益壯五恤軍士下巡撫巡按錢若自兵者與士卒同甘苦
傳曰蘇國脈益壯五恤軍士下巡撫巡按錢若自兵者與士卒同甘苦
承平日久貪酷將官椎京剝隨各困窮已極平居既不得聊生有急則
誰肯舍生如貪酷將官椎京剝隨各困窮已極平居既不得聊生有急則
眞如父兄之於子弟頭三目之營於兵遊兵一錢爲不得勞以憫一人勞不
仍乞將大同宣府延綏三處奇兵遊兵一錢爲不得勞以憫一人勞不

不丹契日將官不以
可師夏救遠異他首後軍遣不臣者要者今以以官不將日契丹
用曰間護之乞人倡軍有將得聞卽不哉之坐敗軍必務軍旅周也
也丈事官民將知義功取或古以時孔練作無提爲族不世集死
今人一又去王用身集一總之人法君從其以如兵制勇問姑息振宗將國
之吉體周旣仍何士九麻督以君之事遣務練教戲用能之罪下成將高之
選又賑恤被問爲卒責必斬之今日六乃嚴
將曰濟則擄失機戡切成功聞古之人誓有師言自責裨在佐宜行所以命
亦小濟則擄失機戡切成功聞古之人誓有師言自責裨在佐宜行所以命
難人勿使貧離散實深憂乞將地人人寒心聞大昇參
其勿使貧離散實深憂乞將地人人寒心聞大昇參
人用蓋得文師莫急於選將任賢而小濟人決
但蓋得文師莫急於選將任賢而小濟人決
人用蓋得文師莫急於選將任賢而小濟人決

時之方事臣訪得致仕尚書秦紘致仕侍郎許進俱有剛正敢爲可用之
邊方養病都御史樊瑩致仕布政使舒清俱有剛正敢爲可用之
如蒙乞勅該部議處聞十二日勸在廷之臣聞諫從善帝王之盛
德以言爲諱中主恐非國家之福如州判何廷勸知縣胡獻昂縣
丞王雄皆因言而去者也若量加起用判何廷勸知縣胡獻昂縣
該部議處因言而去者也若量加起用判何廷勸知縣胡獻昂縣
四部副都御史樊瑩致仕布政使舒清俱有剛正敢爲可用之
又右副都御史樊瑩致仕布政使舒清俱有剛正敢爲可用之
罪黜文武職者千七百疾乞休疏當治宏命巡視貴州與瑩起
用云宏治元年也許進充軍事考明通紀宏治十三年八月副都御史
顧佐奏勳以王璽取失向化心勳入給降一級續疏劾璽當卽此事
六十人部議以詐取失向化心勳入給降一級續疏劾璽當卽此事
明史也出使安南國王設氈爲拜具續吐去之彭所餽金寶一無所受
誤也

轉禮科右給事中

廣州鄉賢傳

出理畿南屯田有司徵松江白紵六千疋

續言紵非正供且請停上清宮役詔皆罷之

明史

尋進工科都給事中

鄉賢傳

武宗初立內府工匠以營造加恩續率同官言陛下初登大寶

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勞進者誠不可示後世宜散遣先朝諸畫士革
工匠所授官帝不能用中官張永請改築通州新城續言秦陵工作

方興不當復興無益之役帝乃止

明史

正德初擢雲南左參政時劉瑾

擅權憾縝不爲禮罰米五百石俸不足鬻產以償瑾誅陞右布政使

進福建左布政遂陟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殫逆賊劉七于狼

山禦姚尙賊王浩八于徽寧累賜鈔幣

鄉賢傳

乾清宮灾疏請養宗室

子宮中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內官召還建言被黜諸臣不報

明史按鄉賢

傳乾清宮灾疏答天譴四事曰正本以安天下省內臣以慰民望去驛騷以起民困廣延納以開壅蔽皆切時弊

武宗欲西

巡疏止之亦不報七年丁內艱服闋以父老乞終養詔起撫治鄖陽

至任時武宗西巡諸郡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者悉令罷

之且究其爲倡者有分守內監呂震以進奉索珍異檄所屬禁抑之

抽分內監李文縱下虐商輒繩以法襄府護奪民產爲疏辯以還民

鄉賢傳

十四年夏寧藩煽亂荆襄震恐縝設備飭兵以待會討人心乃

安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世宗即位疏陳十事曰正大本法祖德廣延

訪重詔令禁奢侈求賢才恤民窮正風俗復舊制重人命多見採納

彭志
嘉靖元年六月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汎濫民多溺死
明通
上修省

疏乞罷歸田里
舊志載疏云臣伏見南京邇者風雨迅暴臣同加修省

臣有以仰見陛下畏天威憫民窮其災轉而為祥也必矣臣聞書曰

蒙恆風若蓋風以鼓萬物若大風暴發是謂毫風其應在心不定而

為逆詩蒙蔽也五行以水為本騰是也其咎皆歸而卑則盛為順蓋風者陰

類也雨亦陰也水雖根陽本亦屬陰也其必揆之乎事內臣為陰也或者

左右近幸有竊弄威權蒙蔽國政在網惑亂聖聽在乎不可不深省而修者

不治之也宮闈治之也兵革有陰也朝綱惑亂聖聽在乎不可不深省而修者

在所必懲者乎不可不深省而修者乎治之也小人也深省而修者乎治之也

仍有奸邪不忠所事不可不深省而修者乎治之也小人也深省而修者乎治之也

數者亦末也經曰惟天降災祥在德而王興周今之災異修德上天
昔雉於下而高宗興殷大風拔木而成王興周今之災異修德上天

心凜然修於身務行實德不為文具制內豎乾斷正宮闈修軍實以省於
冰寇親盛君子而自退小人何憂乎災異之所存政之然究其所以剛明也剛明
陽也陽盛而陰自退小人何憂乎災異之所存政之然究其所以剛明也剛明
職也陽盛而陰自退小人何憂乎災異之所存政之然究其所以剛明也剛明
里以不修不能以道戒事君以後舉臣所言者加致精識力行不惑則可
以格天致和隆國
二年晉南京戶部尚書彭以親老辭不允
家億萬年無疆之休矣
時南畿大饑續力區處賑恤又請發內帑銀五萬兩以振鄉賢全活

甚衆彭志以慮患憂民日夜勞瘁遂邁疾卒于任鄉賢傳年六十一張志計

聞上震悼諭賜祭葬鄉賢傳○論祭文云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臘

使司左參議王績諭祭戶部尚書王纘曰維卿明達之識端謹之資

甲第蜚英詞垣積學擢居司諫蹇謬聲聞出佐卿明達之識端謹之資

都憲刻意撫綏再貳刑曹晉掌爰民部勤勞茂著庶務有裨倚注方隆

幽靈冥漢有子宏久字汝徵蔭光祿寺典簿歷官至太僕寺寺丞姪

孫鳳翎字儀明能屬文通音律嘉靖三十四年鄉薦官宜山知縣張志

趙璧字國珍號誠菴北街人張志必璩之後祖鐸以諸生講授心性著

性道管窺等書璧性敏好學篤孝友成化二十二年鄉薦二十三年

會試乙榜署廣西融縣教諭金通志融地雜徭獠璧白邑令擇其資可

進者立里社一體延師教之弦誦之聲溢閭巷郭裴撰墓表融人祀之名

宦宏治八年典試雲貴得人爲最尋以外艱歸服闋登十二年進士

與王守仁同榜金通志稱莫逆守仁詢孔顏樂處璧曰不愧不作哉又

詢尋孔顏樂處璧曰遷善改過哉守仁甚重之趙崇信撰墓志尋請告歸養

東莞縣志卷五十七

起授南京戶部主事有廉能聲每讀史至權璫誤國輒髮指適有運糧之役特上馭閣一疏朝野韙之既而留都修城推璧董役未竣丁內艱歸哀痛成疾卒年五十三正德六年瑾敗內廷得璧疏加陞工部都水司員外郎蓋特恩云

金通志○阮通志云案東莞志璧官止主事瑾敗內廷得疏實以工部員外郎

召而璧已逝郭渠通志宋趙必豫傳稱璧官副使非是

李鉞字德威石涌巷人成化二十二年鄉薦性直諒毀譽不介于懷惟嗜學寒暑不輟

張志

正德初任建寧府訓導遷龍溪教諭課諸生無

倦色卽劣下者亦殷殷訓迪不忍棄絕龍溪稱善教者咸謂無踰李

先生

龍溪縣志

尹縉字廷禮企山頭人性聰穎家貧嗜古遇目所未見書輒典衣以購領成化二十二年鄉薦選授上高縣教諭崇禮教作士氣循循善誘多士奮興上高人重之

范志

何孔忠字拱直大汾人生而英俠義苟當爲雖湯火不避爲鄉亭長